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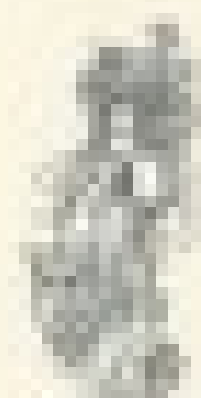
斯
妤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文字内外

斯好



文字内外

斯 妤

文字内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字内外 / 斯妤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8.7

(百合文丛)

ISBN 978-7-5399-2745-9

I. 文... II. 斯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1214 号

书 名 文字内外

著 者 斯 妤

责任编辑 王昕宁

责任校对 张松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

印 张 17.25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,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745-9
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回 眸

- 003——读书的历史
- 005——家
- 008——梅 林
- 011——碧水长流
- 014——遥远的校园
- 021——开 始
- 023——橄榄树
- 028——除 夕
- 032——追忆尴尬青春
- 037——在自传的题目下

源于内心

- 045——幻 觉
- 047——按 键
- 051——敲 门
- 053——心的形式
- 060——阅读与沉思
- 065——源于内心
- 067——写在新年边上
- 069——我对文学心存感激
- 071——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

窗 外

- 077——在海边
080——窗 外
084——武夷日记
089——故 乡
092——静 物
094——蓬莱走笔
097——还 乡
100——感觉与印象
103——江城走笔

以 袜 结 绳

- 107——两种生活
109——年头岁尾
111——写作的女人
113——以袜结绳
115——吃 梦
117——柴米油盐书
119——升腾与坠落
122——无法藏匿的自我
125——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
127——轻与重
129——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

大眼睛,小眼睛

- 133——凝 眸
136——生命·神启·爱
145——童 年
150——“入学”记
154——稚 语
157——新 雪
159——冬 梦
161——白漩涡
164——家 事
166——大眼睛,小眼睛
169——文章作法

语言魔方

- 175——故事诞生
177——感觉与经历
180——一种方式
184——语言:背弃与钟爱
187——作为另类
189——颗 粒
193——裂变与再生
195——语言魔方
197——倾听、阐述与追踪
199——先锋是一种精神
202——纸上生活
207——文字内外

斑 驳

213——阿 端	阿 端	213
217——方姑姑	方姑姑	217
220——文莲女士	文莲女士	220
224——玉兰仔	玉兰仔	224
228——应婆子	应婆子	228
232——安 宝	安 宝	232
235——汪娘与琼	汪娘与琼	235
238——近 邻	近 邻	238
242——特派员	特派员	242
245——二 舅	二 舅	245
249——婉穗老师	婉穗老师	249
256——歪嘴仔	歪嘴仔	256
261——祖 父	祖 父	261
265——回想外婆弥留之际	回想外婆弥留之际	265



读书的历史
家
梅林
碧水长流
遥远的校园
开始
橄榄树
除夕
追忆尴尬青春
在自传的题目下

回眸

读书的历史

我读第一部“大部头”的书是在小学四年级。那时我刚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，本当抓紧时间补三年级的功课，不想在一位远亲家无意间遇到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立刻不由分说抱回家，每天一放学就坐在临街的窗户下贪婪地读起来，读得昏天黑地，不思饮食，心整个被觉新、觉慧、梅表姐等人物给牵着走、拽着跑了。

父亲终于发现我在窗下不是在温课而是在读书，而且是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这样一种大人读的书，立刻严厉训斥，严肃取缔。他问我从哪儿借的书，我怕连累那位远亲，死活不说，父亲就不由分说没收了我的书，声称呆会儿涨潮时就扔进屋后的港湾里。

我又着急又心疼，可是我束手无策。父亲很少训斥我，一旦他发火，那必定是我犯了大过了。

我只好寄希望于父亲“口言恶，身行善”，不至于真的把书扔进港湾里。

好久以后发现父亲果然没有把书扔进海里去，他只是把书塞到阁楼上，让我找不着而已。

可是觉新、觉民、觉慧一群人已活生生地在我脑海里奔走行动了，他们的悲欢离合、兴衰荣辱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

这是我头一次被文学所吸引，也是头一次意识到文学的魅力。

后来(准确说是两年后)，是在同学家见识到《红楼梦》。

同学住在一所很大的旧庄园里，庄园雕梁画栋，四面环

他们的悲欢
离合、兴衰荣辱，
深深打动了我的
心。

水,有花园,有假山。同学是这家人家的养女。我到庄园看同学,发现同学正在灯下读一卷发黄发脆、但间有不少仕女插图的书。同学带点羞涩带点神秘地告诉我,这就是《红楼梦》,大名鼎鼎的哦。

同学带点羞涩带点神秘地告诉我,这就是《红楼梦》……

几天后,我偷偷带了这部大名鼎鼎的书回家,和同学一样很晚了还凑在灯下读。读完之后我觉得很茫然,既不知其所云亦不懂同学为什么说到它时要带点羞涩,带点神秘。

这位同学比我大一岁,可是人显然比我聪慧也比我早熟。她未必读出“阶级斗争”来,但一定是读出点人情读出点事理来的。

再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无论是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,还是《红楼梦》,都无一例外地被红卫兵一一搜出来,投进烈火中。

没有学可上的一代人连书也没得读了,连《高玉宝》、《欧阳海之歌》也成了大毒草,被封在神秘仓皇的书库里。

我每天除了演算数学题就是坐在屋后的土台上发呆。“读书”这两个字变得像梦境一样,模糊而遥远了。

直到数年后,我和同学们一起下乡插队,才有机会重温了“读书”的滋味。

那是春雨绵绵的季节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从厦门大学支农的学生手里借到两册手抄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如获至宝,立刻装病躲进漏雨的乡村小屋,整整一天屋门不出,滴水未进,急切地解读那潦草不清的字迹,长时间地为美丽而不幸的安娜哭泣……

那份着迷、那份欣喜,如今想起仍是那么强烈而鲜明。

所以,当禁忌成为历史,各种文化名著恢复了本来的光泽,得以重见天日的今天,看到《一夜风流》、《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》、《厚黑学》等等充斥书店,并且颇有“大举入关,取而代之”之势时,我总是感慨万千,想起一代人曾经亲历过的那段文化荒漠,不由得要为人人类绵延不绝的蒙昧生出几分悲哀来。

家

外祖母的家紧挨着港湾。那是闽南海边的一个普通小镇。鳞次栉比的一排排“竹篙厝”里，有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家。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。矮小瘦削的外婆把这个家建成了我的乐园。楼上楼下是我疯跑的场所，二楼平台上有我开辟的菜畴，天窗里流泻下来的月光，我把它当成宝石来欣赏，虔诚地一跪就是半天。屋后的葡萄架下，每到夏夜便有外祖母略带沙哑的嗓音，一遍遍地讲述神秘故事，连星星也受了吸引，探出身子来倾听。虽然大门上的铜环里常常有绳子伸展下来，拦腰拴住我的弟弟和妹妹，外祖母却始终对我网开一面，任自由和欢乐无边无际地覆盖我。

接下来是天灾人祸争相肆虐的三个年头。三年里家中少了笑声，多了嚼菜根、喝清汤的叹息声。老人们饿得连皱眉头都没力气，孩子们饿得天天噙着手指在阳光下发呆。我背着书包有气无力地往家走。刚拐过横街，隔着港湾便看见外婆站在屋后的土台上，用手遮着前额朝这边眺望。饿得腰已直不起来的外婆终于看见我了，嘴角绽出灿烂的微笑。她有些诡谲地朝我摆手，示意我别走大门，沿邻居家后院的小路直接到厨房。我走进厨房，外婆已把厨房的门掩上，正从冒着热气的锅里端出一碗绿油油的食物来。我顾不上道谢也顾不上看碗里是什么，三口两口便将食物倒进肚里。

吃完后才知道碗里装的是番薯叶心。

那一阵全家的口粮是番薯叶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。外

鳞次栉比的一排排“竹篙厝”里，有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家。

婆心疼我，将嫩绿的番薯叶心一片片挑出来，拌点油（珍贵无比的油！）拌点盐藏起来给我吃。

拌了油的番薯叶心比清水煮的又老又涩的番薯叶好吃二十倍，外婆天天支走小舅小姨给我开小灶。每次吃完后看着外婆那憔悴的面容佝偻的腰，我尚不省事的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涟漪：家多么好，亲人多么好啊！

父母的家搬离老屋，迁到母亲学校的宿舍时，家便成了一条狭小又鼓鼓囊囊的口袋。一间教室用竹帘一隔两半，里面是父母和小弟的卧室，外面是饭厅兼妹妹和我的闺房。有客来访，饭厅与闺房又变成了会客室，床板与矮凳同样供客人落座。碰上饶舌的访客，几杯安溪茶落肚更是谈兴湍飞，无意告辞，我和妹妹只得恨得在里屋跺脚。事后向父亲抗议，父亲总是温和地一笑：“是旧日的学生，好些年不见了。”

不过家虽狭小，温情却如空气一样弥漫。下班回来，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碌，不是呆在厨房里研究菜谱，为家人烧制可口的饭菜，便是埋头案前，裁布料，做衣裳，精心装扮每一个家庭成员。母亲的烹调、缝纫技术堪称一流，便时常有父亲的同事来要酒席吃，有母亲的同事来求裁衣做衣。父亲不堪烦扰，时常皱眉，母亲却一概来者不拒。我时常纳闷母亲那样瘦弱的身体，如何有那样充沛的精力。每次都是我们一睁眼，便看见母亲忙碌的背影，夜里醒来时，母亲的房里总还亮着灯。我们姐妹时常戏称母亲是铁打的身子豆腐的心。而且至今我们仍常遗憾母亲那充足的精力没有传给我们（我们姐妹都是懒散的人），而母亲如今已六十出头了，仍旧天天不停地操劳，似乎从没有感觉疲倦的时候。

我们姐妹时常戏称母亲是铁打的身子豆腐的心。

母亲里里外外操持的时候，父亲总是静静地在里屋看书。父亲早年即是闽中地下党成员，他介绍入党的人里有的早已在省里身居要职，父亲却从土改后自愿转到教育界起便始终留在了教育界，而且渐渐从正职当成了副职。父

亲的许多学生为父亲不平，因为他们深知父亲热爱教育爱惜学生，也深知父亲的才学与清正不阿，父亲却始终泰然。我常常觉得父亲身上有种大智慧，他认为结果就行为（不媚上欺下，不蝇营狗苟，不与官场周旋）来说十分公平。或许他想要的就是这种适心怡性，不扭曲自己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淡泊与安静？总之父亲在家的時候（此时正是“文革”盛期，打斗吵闹甚嚣尘上，父亲作为走资派下台后，因历来爱惜学生，在师生中口碑好，故蒙两派学生默许，回家逍遥），他捧在手里的书，他透过眼镜流露出来的目光，甚至父亲床头那盏橘黄色的灯，总是令家中弥漫着一股恬淡、安然的气氛。这气氛我至今一闭上眼仍能真切地感受到。

告别父母亲的家，独自踏上自己的人生旅途至今已近二十年了，二十年里说不上腥风苦雨也常常有忍不住要放声大哭的时候。每次痛苦要淹没我的时候，母亲坚忍的背影、父亲泰然的目光常常会蓦地涌进心里，使我顿时猛醒，顿时收束起眼泪并为刚才的泪下如雨羞愧。由此我常想，一个温馨、慈爱、智慧的家对于生长中的心灵、漂游中的心灵是多么重要，多么不可或缺啊，但愿我也能为儿子营造一个这样的家。

他捧在手里的书，他透过眼镜流露出来的目光，甚至父亲床头那盏橘黄色的灯，总是令家中弥漫着一股恬淡、安然的气氛。

梅 林

那时候真年轻。十八岁的脸庞浑圆红润，皮肤亮得如同刷过一层油。身体也绝不似现在的纤细。身体厚实并且挺拔。圆而结实的双肩轮流担负着百来斤的担子，在那时是家常便饭。

但是挑着裹满了海泥的海枷椗上山去却不是轻松的事。山很高，是方圆几百里最高的那座。阿伯阿婶们敬畏它，恭敬地称它“岩神”，女仔少年家则比较放松，他们只叫它“岩”。

上一趟岩要近两个小时。早早地起来，挑粪水，或者挑海枷椗上山，去沏在山顶上的水田里。山路蜿蜒蜿蜒，漫长如浩浩的人类历史。海枷椗在两肩来回地换着，似山，似磐，终于越来越泰山压顶般地压在肩上压在心里。

于是便极深
地体味人生。

于是便极深地体味人生。幸福不再遥远，不再富丽堂皇——对于大汗淋漓、上气不接下气的负重跋涉者来说，空着肩，甩着手，在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闲逛，便是幸福，便是奢侈。

但早春的时候上“岩”去，后来却成为我的希冀，我的向往。

当终于觉得两腿已不复是肉体，而是僵硬的木拐，再也迈不动一步路的时候，岩顶的水田正好转到了眼前。于是，拼足最后的力气，把山一样的担子甩到田里，人便重重地跌坐在田埂上。

横着，躺着，苍翠的田埂供给劳作者舒适的眠床，歇够

了半个时辰，活力渐渐回到体内，于是，芳儿过来拎起我，带我去游“岩”。

“岩”有青柏相思、野梨野桃。“岩”上杂草茂密，树影如穹。芳儿很快活，她溜上树去，摘青柏蕾，寻相思子。

我却仍是疲惫。我拖着扁担绳子，懒洋洋地闲逛。

但是一片耀眼的白光使我身心一震——眼前转出一个山洞，洞口横伸着几丛怒放的梅花！

大脑迈过片刻的空白，惊喜攫住我的心。我想我遇上了世外桃源。

当我低头弯腰，小心翼翼地躲过洞口的梅花，进入山洞后，我发现它既不是桃源也不是山洞，它是一片拐了弯又凹进去的小小的梅林！

我现在已不能复述那片梅林的具体形状，几年来牢牢占据我脑海的是一片辉煌与迷蒙：

梅树怪异，风骨铮铮。或肃穆，或豪放，或傲然，或诡谲，每一株都充满意志充满个性。一片鲜明而怪异的褐色中，弥漫起伏着连绵的洁白。竞相盛开的梅花，云一样地积聚，雾一样地弥漫，似火燃烧，似浪奔涌，似无数个雪天的太阳闪闪烁烁！每一朵都静静地放着银辉，吐着光芒，温馨而璀璨。小小的山洼，被这万千洁白的“太阳”照耀得辉煌而迷蒙……

面对这洁白，这辉煌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没有产生那个时代应有的“崇高”与“庄严”，而是，我无法遏制地想起雪白的婚纱。

我无法遏制地想起雪白的婚纱。

我突然强烈地渴望穿上雪白飘逸的婚纱，穿过这一片宁静而辉煌的梅林，走向教堂，走向新房，走向生命所有未知的领域。

我甚至渴望毁灭，渴望死。因为死也是洁白而辉煌，辉煌而洁白的……

后来，当我一次次战栗着心再度寻找这梦一样的梅林时，我发现它不复存在了。